

□有感而发

□王自亮(长垣市)

流动的草木

有个人,他说对土地充满感情,每次回家,都要到地里看看,呼吸一下土地的香气。

其实,人对土地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。曾有一个留洋博士,为家乡学校捐资,当乡人问他需要什么时,他说,就带走一瓶泥土吧。

在海外,最想的就是家乡,这泥土,就是家乡的气息。

还有一种偏方,治疗水土不服,就是捻一撮家乡的泥土,撒在水中,这样就可以治疗。这类似于一种魔幻。

作为乡土的孩子,谁不热爱这片土地、依恋这片土地呢。

关于土地的文章不知写了多少,仍然是写不够。那泥土上生养的百谷,那泥土上长的瓜果,那泥土上的草木,还有泥土上的动物,一切都是它的滋养,它在承载。它厚重朴实,承载一切。

我何尝不是这样呢。我有着浓厚的土地情结。虽然在城市生活,可是仍然有一种隔膜。而我最近的,还是乡村。

有一段曾在老家住,小院树木葱

郁,每天早上都是被窗外的鸟鸣唤醒。那夜很黑,那梦总很香很醇,似乎就是被吸进去了一般。睡一晚上,特别解乏,特别舒服,城市里多日的疲倦都一扫而空。

喜欢骑行在小村里,不管陌生还是熟悉,不管是故乡还是他乡,看到那曲折的街巷、栉比的瓦屋就觉得快乐。乡村是朴实的,亲切的,它不华丽,它不掩饰,它真淳自然;它日落而息,日出而作,步态从容,不急不慢;它不让人感到陌生和恐惧。农人也是朴素的,朴实

的,对你毫不设防,是一种善意的微笑。

在这样的村子,感觉就像鱼入了水,如种子扎在大地,而不是像在城市里一样不踏实。

我们都是乡村的草木,只不过是流动的草木。

想一想,住在安静的农家小院,四周就是田野,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,蛙鸣鼓鼓,蝉噪声声,还有鸟鸣成雨,四时田野如画卷,街巷翁儿嬉笑声,生活在这种诗意中,与自然这样亲近,真的好美。

□亲情时刻

□勇俊(卫辉市)

以写作舟 遨游文海

写作,是父亲青年时的一大志向,发自心地热爱。在汲县师范学校(现新乡职业技术学院卫辉校区)毕业后,他曾短暂任教于汲县电机厂小学,后来为纪检监察事业默默奉献了26年。其间,他不断进行文学创作,是个名副其实的文艺青年。

记得我小时候,家里的书柜堆满了一沓沓泛黄的报纸。这些让父亲视若珍宝的纸张,见证着他热衷写作的岁月。父亲写的简讯等“豆腐块”散见于1985年、1986年的《新乡晚报》(现《新乡

日报》),后来撰写的《卫辉市考察使用党员干部有新招》刊登在1994年12月底的《新乡日报》第3版头条位置。所有登报的文章,他都悉心剪贴在笔记本上,按照发表格式完整誉写,标注刊载的媒体和日期。

父亲付出了大量精力去研读《新闻与写作》《写作》等期刊杂志。这些泛黄的纸张,散发着时光的味道,栏目插图简洁雅致、妙趣横生;钢笔或圆珠笔的勾画和批注,是父亲思考的心得。他尤其喜欢穆青、甘惜分、童兵等新闻界大

咖的文字,说拜读这些文字是一种幸运。

读书,是门槛最低的高贵。父亲关注并剪贴了许多名家的阅读观,包括王蒙的《贯穿我一生的是学习》,谢冕的《读书藏书与赠书》,阎连科的《书惑》,孙荪《成熟的阅读》等。同时,父亲也偏爱着中外小说和创作类书籍,收集的有《围城》《热爱生命》《镀金时代》等等。中外名家对创作的名言或心得,他都会摘抄下来勉励自己。

报刊的印刷体不如手写体个性多

变,键盘将行文思路和修改痕迹抹掉了。不论是古体诗,还是当代诗歌,父亲有着均衡的喜爱。父亲在软皮本上认真誊写《离骚》《春江花月夜》《登高》等古诗词,还有近现代诗歌《再别康桥》《太阳吟》,郭沫若的《地球,我的母亲》和舒婷的《致橡树》《馈赠》等,以笔墨传递着作者的心迹,品味他们的创作心境及细腻情感。

如今,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,我的血液里也流淌着对文学深沉的爱,怀揣的文学梦想正在生根发芽。

为文明新乡点赞

新人拍

黄绿配 张治国 摄



岚峰 张治国 摄



用手机记录生活,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,将眼前的风景定格。爱家乡,更爱镜头里的新乡,为文明新乡点赞。

来稿要求:展现新乡城市美景、宜居环境、风光地标、美丽生态等方面,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。

投稿请发至邮箱:pywbmywy@126.com

